欒城集/2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一 ◄

欒城集
卷二十二

► 卷二十三

卷二十二

◎書十首

【上樞密韓太尉書】

太尉執事：轍生好為文，思之至深，以為文者，氣之所形，然文不可以學而能，氣可以養而致。孟子曰：“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”今觀其文章，寬厚宏博，充乎天地之間，稱其氣之小大。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覽四海名山大川，與燕、趙間豪俊交遊，故其文疏蕩，頗有奇氣。此二子者，豈嚐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？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，而不自知也。轍生十有九年矣，其居家所與遊者，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，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，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，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，然皆古人之陳跡，不足以激發其誌氣。恐遂汩沒，故決然舍去，求天下奇聞壯觀，以知天地之廣大。過秦、漢之故都，恣觀終南、嵩、華之高，北顧黃河之奔流，慨然想見古之豪傑。至京師，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、府庫、城池、苑囿之富且大也，而後知天下之巨麗。見翰林歐陽公，聽其議論之宏辯，觀其容貌之秀偉，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，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。太尉以才略冠天下，天下之所恃以無憂，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，入則周公、召公，出則方叔、召虎。而轍也，未之見焉。且夫人之學也，不誌其大，雖多而何為？轍之來也，於山見終南、嵩、華之高，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，於人見歐陽公，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。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，聞一言以自壯，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

者矣。轍年少，未能通習吏事。向之來，非有取於斗升之祿，偶然得之，非其所樂。然幸得賜歸待選，使得優遊數年之間，將歸益治其文，且學為政。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，又幸矣。

【上昭文富丞相書】

轍西蜀之人，行年二十有一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，饑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，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，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，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。方其閑居，不勝思慮之多，不忍自棄，以為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，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誌，而復何事？恭惟天子設製策之科，將以等天下豪俊魁礨之人。是以轍不自量，而自與於此。蓋天下之事，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，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，而猶有所不釋於心。夫古之帝王，豈必多才而自為之，為之有要，而居之有道。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，而足以吞項氏之強；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，而足以服天下之奸詐。何者？任人而人為之用也，是以不勞而功成。至於武帝，材力有餘，聰明睿智過於高、文，然而施之天下，時有所折而不遂。何者？不委之人而自為用也。由此觀之，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。竊惟當今天下之人，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，非明公而誰？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為有功；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為有德；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為有勇。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？而明公實為宰相，則夫吾君之所以為君之事，蓋已畢矣。古之聖人，高拱無為，而望夫百世之後，以為明主賢君者，蓋亦如是而可也。然而天下之未治，則果誰耶？下而求之郡縣之吏，則曰：“非我能。”上而求之朝廷百官，則曰：“非我責。”明公之立於此也，其又將何辭？嗟夫，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，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為命。越人不在，則有病而死者，莫不自以為吾病之非真病，而死之非真死也。他日，有病者焉，遇越人而屬之曰：“吾捐身以予子，子自為子之才治之，而無為我治之也。”越人曰：“嗟夫，難哉！夫子之病，雖不至於死，而難以愈。急治之，則傷子之四支；而緩治之，則勞苦而不肯去。吾非不能去也，而畏是二者。夫傷子之四支，而後可以除子之病，則天下以我為不工；而病之不去，則天下以我為非醫。此二者，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。”既而見其人，其人曰：“夫子則知醫之醫，而未知非醫之醫歟？今夫非醫之醫者，有所冒行而不顧，是以能應變於無窮。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，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。”天下之事，急之則喪，緩之則得，而過緩則無及。孔子曰：“道之難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”夫天下患於不知，而又有知而過之者，則是道之果難行也。昔者，世之賢人，患夫世之愛其爵祿，而不忍以其身嚐試於艱難也。故其上之人，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。在下者亦不敢自愛，叫號紛詡，以攻訐其上之短。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，而

猶未免為不知。何者？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，自重其發之為重君子之勢，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，則是猶匹夫之亮耳。伏自明公執政，於今五年，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，而日聞敦厚之聲。意者明公其知之矣，而猶有越人之病也。轍讀《三國誌》，嚐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，以問賈詡，詡曰：“公明勝紹，勇勝紹，用人勝紹，決機勝紹。紹兵百倍於公，公盡地而與之相守，半年而紹不得戰，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。而久不決，意者顧萬全之過耳。”夫事有不同，而其意相似。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，豈亦此之故歟？明公其略思其說，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。不宣。轍再拜。

【上曾參政書】

轍聞之：士不更變，不可與圖遠。新勝之家，知得而不知喪，知存而不知亡，始若可喜，而終不可久。昔者轍讀《書》至《秦誓》而得之，曰：“番番良士，旅力既愆，我尚有之。仡仡勇夫，射御不違，我尚不欲。”夫昔之為此言者，蓋亦已知之矣。孟明視、西乞術、白乙丙，此三人者，秦之豪俊有決之士。而百里奚、蹇叔子，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。穆公欲襲鄭，孟明以為可，而蹇叔以為不可，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。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，則蹇叔不可謂迂，而孟明不可謂是也。故曰：“如有一介臣，斷斷兮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，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；不啻如自其口出，實能容之。以保我子孫黎民，亦職有利哉！”嗟夫！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，亦何以其他技為哉！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，斯可矣。往者轍之東遊，而明公適為京兆。當此之時，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，行道之人為之不敢妄視，盜賊屏息而不作，可謂才有餘矣。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，務為敦厚，不欲以才蓋天下。上承二公，下拊百官，周旋揖讓，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。嗟夫！明公何以及此哉！轍，西蜀之匹夫，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，今將為吏崤黽之間，閑居無事，聞天子舉直言之士，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樸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，其中無所隱蔽，故以應詔。而轍也，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，亦不敢為莽鹵不詳之說，其言語文章，雖無以過人，而其所認說，乃有矯拂切直之過。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，遭時之不祥，一有所觸，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。方今群公在朝，以君子長者自處，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，士之有言者，可以安意肆誌而無患，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為幸；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。素所為文，家貧不能盡致，有《歷代論》十二篇，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，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概見，於此觀其略可也。

【上兩製諸公書】

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，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，蓋嚾喟然太息，以為聖人之道，譬如山海藪澤之奧，人之入於其中者，莫不皆得其所欲，充足飽滿，各自以為有餘，而無慕乎其外。今夫班輸、共工，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，取其大者以為楹，小者為桷，圓者以為輪，挺者以為軸，長者擾雲霓，短者蔽牛馬，大者擁丘陵，小者伏蓁莽，芟夷蹶取，皆自以為盡山林之奇怪矣。而獵夫漁師，結網聚餌，左強弓，右毒矢，陸攻則斃象犀，水伐則執鮫鮀，熊羆虎豹之皮毛，黿龜犀兕之骨革，上盡飛鳥，下及走獸昆蟲之類，紛紛籍籍，折翅捩足，鱗鬣委頓，縱橫滿前，肉登鼎俎，膏潤砧幾，皮革齒骨，披裂四出，被於器用。求珠之工，隨侯夜光，間以類比，磊落的曆，充滿其家。求金之工，輝赫晃蕩，鏗鏘交戛，遍為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。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，然山海之藏，終滿而莫見其盡。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，蓋三千餘人。是三千人者，莫不皆有得於其師，是以從之周旋奔走，逐於宋、魯，饑餓於陳、蔡，困厄而莫有去之者，是誠有得乎爾也。蓋顏淵見於夫子，出而告人曰：“吾能知之。”子路、子貢、冉有出而告人亦曰：“吾知之。”下而至於邦巽、孔忠、公西輿、公西箴，此數子者，門人之下第者也，竊窺於道德之光華，而有聞於議論之末，皆以自得於一世。其後田子方、段幹木之徒，講之不詳，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。而吳起、禽滑■之類，又以猖狂於戰國。蓋夫子之道，分散四布，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。而揚朱、墨翟、莊周、鄒衍、田駢、慎到、韓非、申不害之徒，又不見夫子之大道，皇皇惑亂，譬如陷於大澤之陂，荊榛棘茨，蹊隧滅絕，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，乃妄冒蒺藜，蹈崖谷，崎嶇繚繞，而不能自止。何者？彼亦自以為己之得之也。轍嚾怪古之聖人，既已知之矣，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。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，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，使之一見而寤者，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。今夫《易》者，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、勇敢畏懼之性，而寓之八物。因八物之相遇，吉凶得失之際，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，蓋亦如是而已。而世之說者，王氏、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，京房、焦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。言《詩》者不言詠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，極歡極戚而不違於道，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。言《書》者不言其君臣之歡，籲俞嗟歎，有以深感天下，而論其《費誓》、《秦誓》之不當作也。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？其意以為後之學者，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，是以設為六經而使之求之。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，是以不為明著其說，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。故曰：“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。”而子貢亦曰：“在人，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。”夫使仁者效其仁，智者效其智，大者推明其大，而不遺其小，小者樂致其小，以自附於大，各因其才而盡其力，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，則天下將有終身校其說而無倦者矣。至於後世不明其意，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，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，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

下，由是學者愈怠，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。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，得以縱觀博覽，而辯其是非，論其可否，推其精粗，而後至於微密之際，則講之當益深，守之當益固。《孟子》曰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則居之安。居之安，則資之深。資之深，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昔者轍之始學也，得一書，伏而讀之，不求其博，而惟其書之知，求之而莫得，則反復而思之，至於終日而莫見，而後退而求其得。何者？懼其入於心之易，而守之不堅也。及既長，乃觀百家之書，從橫顛倒，可喜可愕，無所不讀，泛然無所適從。蓋晚而讀《孟子》，而後遍觀乎百家而不亂也。而世之言者曰：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，不幸而見之，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。雖揚雄尚然曰：“吾不觀非聖之書。”以為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，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，此何其不思之甚也！古之所謂知道者，邪詞入之而不能蕩，詖詞犯之而不能詐，爵祿不能使之驕，貧賤不能使之辱。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，兀然頹然而曰“知道知道”云者，此乃所謂腐儒者也。古者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，隘與不恭，是君子之所不為也。而孔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齊不降其誌，不辱其身。柳下惠、少連降誌而辱身，言中倫，行中慮。虞仲、夷逸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而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”夫伯夷、柳下惠，是君子之所不為，而不棄於孔子，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。至於孟子，惡鄉原之敗俗，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，美禹、稷之汲汲於天下，而知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，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，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，知賢者之不可召，而知召之役之為義也。故士之言學者，皆曰孔孟。何者，以其知道而已。今轍山林之匹夫，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，而何敢自附於孟子？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，三代以來，興亡治亂之際，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，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。今年春，天子將求直言之士，而轍適來調官京師，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，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，俾與明詔之末。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、而朝之名卿也，其德業之所服，聲華之所耀，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？夫其五十篇之文，從中而下，則執事亦既見之矣。是以不敢復以為獻，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，而執事試觀焉。

【上劉長安書】

轍聞之：物之所受於天者異，則其自處必高，自處既高，則必然有所不合於世俗。蓋猛虎處於深山，向風長鳴，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。松柏生於高岡，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。非吾則爾拒，而爾則不吾抗也。故夫才不同則無朋，而勢遠絕則失眾，才高者身之累也，勢異者眾之棄也。昔者伯夷、叔齊已嚐試之矣，與其鄉人立，以其冠之不正也，舍而去之。夫以其冠之不正也，舍之而去，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？舉天下而無可

與共處，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？苟其勢不可以久，則吾無乃亦將病之，與其病而後反也，不若其素與之之為善也。伯夷、叔齊惟其往而不反，是以為天下之棄人也。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，是固天下之罪矣。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，是伯夷亦有過耳。古語有之曰：“大辯若訥，大巧若拙。”何者？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，以吾巧而以巧困我。故以拙養巧，以訥養辯，此又非獨善保身也，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，而其道可長久也。今夫天下之士，轍已略觀之矣：於此有所不足，則於彼有所長；於此有所蔽，則於彼有所見。其勢然矣。仄聞執事之風，明俊雄辯，天下無有敵者，而高亮剛果，士之進於前者，莫不振栗而自失，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，莫不逡巡而自愧。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，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，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，而轍亦得進見左右，以聽議論之末。幸幸甚甚。

【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】

轍白陳君足下：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，君兄弟始以客來見，一揖而退，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。既而聞之君之鄉人，君力學行義，不妄交遊，既已中心異之。及來南京，又辱以所為文為贈，讀之翛然以清，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。心雖愛之，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。今年春，君西遊，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。既而東歸，貧不克舉。書來告曰：將改卜七月，且問所以為葬。嗟夫！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，以若所為行求今之人，則其困也固宜。雖然，子而固子之守，盡子之有，斂手足形還葬。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，而何病？《詩》云：“凡民有喪，匍匐救之。”有欲救之心，而力不贍，愧實在我，而子何病？今既七月矣，惟自勉以禮。不宣，轍白。

◯其二

蒙惠書論詩，許以五百篇為惠。既知所從學詩之人，又知所以作詩之意。五百篇雖未至，然見此書，已與見詩無異矣。應掾言迫於解舟，有書不能盡取，即此詩是耶？轍少好為詩，與家兄子瞻所為，多少略相若也。子瞻既已得罪，轍亦不復作詩。然今世士大夫，亦自不喜為詩，以詩名世者，蓋無幾人，間有作者，尤足貴也。故仆每得其所為，輒諷詠終日，譬如新病喑人，口不復歌，聞有歌者，猶能手足舞蹈，以自慰釋。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？苟有以慰我，不必矜自口出也。

【答黃庭堅書】

轍之不肖，何足以求交於魯直？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，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疏，讀君之文，誦其詩，願一見者久矣。性拙且懶，終不能奉咫尺之書，致殷勤於左右，乃使魯直以書先之，其為愧恨可量也。自廢棄以來，頹然自放，頑鄙愈甚，見者往往嗤笑，而魯直猶有以取之。觀魯直之書，所以見愛者，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。然則書之先後，不君則我，未足以為恨也。比聞魯直吏事之餘，獨居而蔬食，陶然自得。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，必寄於物以自遣。阮籍以酒，嵇康以琴。阮無酒，嵇無琴，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，有不安者矣。獨顏氏子飲水啜菽，居於陋巷，無假於外，而不改其樂，此孔子所以歎其不可及也。今魯直目不求色，口不求味，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，而猶以問人，何也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，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？漸寒，比日起居甚安，惟以時自重。

【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】

轍啟：女夫王君適自徐還筠，承賜以長書，伏讀愧歎，無以為喻。自惟愚拙，加以罪廢，平時學問，捐棄不講。譬如荒畦敗圃，草棘狼籍，雖追惟疇昔耘鋤之勤，欲從容遊步其間，而亦愀然自嫌，不欲置足。況夫通都大邑之人，遍觀天下之巨麗，心目廣大，物難稱愜。乃欲遊目縱覽，究其有無，豈有不嘻笑者哉！伏惟君侯，壯年篤學，才節茂美，文章俊發，何意過聽如此？然聞王君言，出入學中逾年，稍知旨趣所詣，蓋耽悅至道，忽忘世味，每有超然絕俗之意。聞轍被罪以來，自知鄙陋，歸耕之計，慮之已熟，不察其故，遽以知道許之。夫古之所謂知道者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憂，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！若夫收其精以治身，而斥其土苴以惠天下，此君侯之所當學也，而亦何取於轍哉！辱賜之厚，不知所報，謹奉啟陳謝，伏惟照察。不宣。

【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】

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，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。徐公沒於淳化辛卯，迨今九十四年。公無子，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。胡氏昔為大家，克順慕公高義，春秋時祀，頃未嘗廢。自克順死，胡氏衰，公之墳域荒蕪不治，蓋有年矣。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，至訟而爭之。公所葬地，本其先塋，公家既無子孫，契券亡失，官遂籍沒其地，伐其松柏以治屋宇。行道知之，往往為之掩泣。竊惟南唐舊臣，如公之比，蓋無一二。方陳覺、馮延魯愚弄其主，擅興甲兵，喪師蹙國，時無一人敢非之者。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奸，卒致其罪。及王師南討，李氏危在朝夕，公受命兵間，不為身計，義動中國，至今稱之。蓋公之大節，落落如此，雖使千載之後，猶當推求遺跡，以勸後來。今沒未百年，棄而不錄，仁人君子，豈其然哉！伏惟明公家本先聖，先中丞忠義慷慨，氣節凜然。公之行

己大方，直繼前烈。如徐公輩人，譬之草木，臭味不遠，倘蒙矜念，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，祭祀稍存，樵采不犯，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，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。轍言非所職，干冒高明，不勝戰越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